

最新全译本

# Gone with the Wind 飘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郇忠 李尧 译



经济日报出版社

# 飘

(美国)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郇忠 李尧 译

I712/.77=5

经济日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飘 / (美) 米切尔 (Mitchell, M.) 著; 郇忠、李尧译。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2.1

ISBN 7-80127-990-5

I. 飘… II. ①米…②郇…③李…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9197 号

## 飘

---

|          |                                            |
|----------|--------------------------------------------|
| 著 者      |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
| 译 者      | 郇忠 李尧                                      |
| 责任编辑     | 田驰                                         |
| 责任校对     | 陈松林                                        |
| 出版发行     | 经济日报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54)             |
| 电 话      | 010-63567690 63567691 (编辑部) 63567683 (发行部) |
| 网 址      | edp.ced.com.cn                             |
| E - mail | edp@ced.com.cn                             |
|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上海市印刷十厂                                    |
| 开 本      | 850 × 1168 毫米 1 / 32                       |
| 印 张      | 31.625                                     |
| 字 数      | 972 千字                                     |
| 版 次      | 2002 年 1 月第一版                              |
| 印 次      | 200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80127-990-5 / I · 100               |
| 定 价      | 45.00 元                                    |

---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译者前言

应朋友之约翻译《飘》的时候，我们很犹豫。因为这本书已经有了好几个中文译本，再花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大的精力，去翻译这样一本洋洋百万言的长篇巨著，值得吗？但是思之再三，还是下定决心，踏上这条别人已经走过不止一次的艰难之路。

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我们实在太喜欢GONE WITH THE WIND这本书了。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以那样的激情，那样的深邃，那样的技巧，将一百多年前美国社会生活的画卷展示在我们面前，不但使我们通过这本书，对美国那一段翻天覆地的历史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变迁，对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引发了深深的思考。因为世纪的交替，科技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生存其间的矛盾，更没有打碎束缚人类自身发展的“人性的枷锁”。冷战不断，硝烟难散，饥荒、灾难并没有从这个世界消失；墨守成规，抱残守缺，虚伪、嫉妒无时无刻不困扰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从玛格丽特·米切尔描绘的一幅幅遥远（无论时间还是地域）的图画中，竟找到那么多熟悉的面孔，听到那么多熟悉的声音；我们和书中的人物一次又一次发生心灵的碰撞，和他们同喜同悲，同歌同泣。面对这样一本被世界各国几代读者喜爱的好书，作为文学翻译工作者，心灵震颤之余，难道能拒绝亲手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机会吗？

第二，文学翻译实在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译者可以也只能像演员一样，按照剧本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细节，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越“雷池”半步，都会造成重大失误。对于国内现有的几个不同年代出版的译本，我们虽然没有时间和精力加以比较，但深信各有千秋。它们都拥有自己的一批读者，并且为这些读者了解美国文学和历史，作出巨大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翻译此书的初衷是：再多一台“演员”不尽相同的戏，再多一本“风格”不尽相同的书，也不多余。我们毕竟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何况套用一句时髦的广告词，文

学翻译“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有志于文学翻译的人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显身手。至于我们这个译本，不要说“最好”，连“更好”也不敢说。敢说的只是，我们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做了一件自己非常喜欢的工作。

我们这个译本根据1936年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的原版图书，一字不漏地翻译出来，奉献给读者诸君。因而，它或许是目前国内最完整的《飘》的中文译本。完整也就成了它的特色。作为一件艺术品，这个特色显得尤为重要。

这本书的翻译是由两个人合作完成的。历时一年的翻译过程中，郇忠先生的夫人李梦琰女士，李尧先生的夫人张桂莲女士，为译本的完成做了大量的极好的工作。值此《飘》出版之际，谨向她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我们四个人都是出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完成大学教育于6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已经成为历史的20世纪的风云变幻、苦辣酸甜，有着说不完的体验和感受。然而，既然新世纪的太阳已经高高升起，就让那如歌的往事Gone with the wind（随风飘去）吧！我们将和成长在新世纪的儿女们一起，勇往直前，拥抱未来，拥抱太阳！

译者

2001年8月3日，北京

## 第一部

## 第一章

斯卡里特·奥哈拉长得不算漂亮。但是，像塔里顿家那一对孪生兄弟那样的男人们却为她那独特的、超凡脱俗的魅力而痴迷得神魂颠倒。在他们看来，斯卡里特真是貌美无瑕。她的母亲，是一位法国裔海滨贵族的后代，肌嫩肤白。她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爱尔兰移民，肤色红润。她的脸蛋儿则是父母双亲遗传因子的最佳优化组合，十分动人。她，脸盘方方的，下颏尖尖的，尤其那双眼睛，一水儿的淡绿色，纯净得找不出哪怕一丁点儿褐红的血丝来。眼脸上丛生着的浓密的眼睫毛，又长又黑，末端微微卷曲，毛茸茸的，煞是迷人。眼睛上方两道细细的眉毛，漆黑如黛，略微向上斜挑着，宛若斜卧在粉白、娇嫩的肌肤上的两抹柳叶儿，更是俏丽动人。她的肌肤，柔嫩若鹅脂，粉红如桃花，娇艳得就连早春四月里含珠带露的木兰花儿也不敢和她相比。那些文明的南方妇女们，谁要是真的长上这样的肌肤，就一准会骄傲无比。风儿吹来，惟恐把它吹得粗糙；佐治亚州的骄阳下，又怕把它晒黑，于是就会用遮阳软帽、柔软的面罩和露指手套精心地加以保护。

一八六一年一个阳春四月的下午，在斯卡里特父亲的塔罗庄园里，她与孪生兄弟斯图尔特和布林特坐在门廊的阴凉处聊天。在他俩的眼里，明媚阳光烘托下的、风姿绰约、仪态万方的斯卡里特宛如一幅艳美绝伦的图画。她身穿一件衣料是十二码的细棉绿花新长裙，质地柔软，紧贴腰箍，越过裙撑，宛如波浪飞泻而下，恰好落在脚跟，与父亲新近才从亚特兰大买回来的那双平底绿色摩洛哥皮便鞋正配得珠联璧合，把它那全县最细的、只有十七英寸的柔若杨柳般的腰肢衬托得更加婀娜。一件巴斯克式紧身短上衣，紧裹身上，把她十六岁就已发育成熟的乳房勾勒得更加丰满。但是，不管她长裙拖地，显得多么合体、端庄，不管她光滑的发髻罩上发

网，显得多么娟秀高雅，也不管端坐在椅子上，两只白嫩的小手轻轻放在腿上，显得多么娴静、温柔，其实，这都是一些肤浅的外观。它们绝对难以掩饰她那青春妙龄、独特的个性和精神品格的深刻内涵。矜持甜美的脸上，那双眼睛在秋波荡漾间，不时流露出汹涌的青春狂热、玩劣的任性、自负以及充沛的生命激情，就足以说明，那些高雅得体的仪容举止只不过是母亲垂训诱导和黑人保姆严格调教的结果，是外界强加给她的装饰，而实际上，只有那双眼睛，才是她自己内在的真实。

孪生兄弟俩，懒洋洋地分别坐在她两边的椅子上。斜睨着透过高大洁净的装饰玻璃照射进来的阳光，边笑边聊。他们跷起二郎腿。长及膝盖的马靴被壮实的肌肉撑得鼓鼓的。他们个子都很高，足有六英尺二英寸。骨骼粗壮，肌肉发达，面孔被阳光晒得黝黑，长着一头赤褐色头发。目光欢悦，一派目中无人的模样。他们穿着同样的蓝色上衣和芥末黄的裤子。他们俩如此的相像，简直就像一对长在一起的棉桃，实在难以分辨。

外边，午后斜阳射进庭院，挥洒在山茱萸上，在那鲜嫩绿叶衬托下的繁密的白色山茱萸花团上欢快地闪烁着。他们的马，被拴在可以直达庭院的人行道旁的拴马桩上。马匹高大健壮，毛色与主人头发的颜色一样。马腿周围，一群专猎负鼠的瘦脊猎犬吠个不停。它们就像跟班，与主人形影相随。不远处，卧着一只有黑色花斑的四轮马车跟车狗。它把鼻子和嘴放在前爪上，显得与众不同，活像一位身份显赫的贵族。它在等待着主人回家吃晚饭。

在那些猎犬、马匹和它们的主人之间，某些特征的相似程度，远大于他们长期相伴的情谊。他们都是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动物：毛色和头发的颜色一样，同样体态健美、富有勇气。主人和坐骑之间，还有更为相似的地方。那就是，虽然他们精力充沛，桀骜不驯，但是，对于那些知道如何驾驭他们的人来说，却能轻而易举就把他们驯服，使他们俯首贴耳，唯命是从。

门廊里的三位年轻人，虽然从小就被无微不至地伺候着，过惯了庄园里舒适的生活，但他们脸上的表情，既不慵懒，也不孱弱。相反，他们像终身在田地里辛勤耕耘、很少在枯燥的书本上用心的农民一样，充满了求生的活力和机警。佐治亚州北部的克莱顿县的生活方式仍然是落后的。按照比较先进的奥古斯特、萨凡那和查尔斯顿等南部地区的标准来衡量，显

得还有点儿粗放。因而，佐治亚州比较先进的南部地区的人们，往往以一种傲慢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北方邻居。但是，傲慢或者偏见总归不能改变北部内地的现实。在这里，佐治亚州的北部地区，人们仍然我行我素，缺乏传统的教育不曾给任何人带来耻辱。相反，这里的男人，只要能把棉花种好，或者马术高明，枪法准确，或者能以优雅的态度当好护花使者的角色，或者能跳出华美轻捷的舞步，甚至喝酒也有十足的绅士风度，那就能算是出类拔萃。似乎只有这些，才是值得追求的至关重要的大事。

就这些紧要大事的某些方面而论，这一对孪生兄弟可谓成绩斐然，不过，若论及从书本上学习，他们表现愚笨，也是别人望尘莫及的。他们家的金钱、马匹和奴隶，比县里任何人家都多，但是他们家孩子们的学问却比大多数贫困的白人乡亲子弟们却少得多。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今天下午，那孪生哥儿俩才游游荡荡地闲逛到塔罗庄园来。他们刚被佐治亚大学开除。在两年的时间里，这已经是第四次被赶出校门了。他们的两个哥哥，汤姆和邦德，也自动退学，跟他们一道回了家。因为，他们拒绝留在一个弟弟不受欢迎的学校。斯图尔特和布林特认为，这次被学校开除好玩得很。而斯卡里特呢？自从去年离开菲依特威尔女子学校，就不曾翻过书本。和他俩一样，她也觉得，这么做是挺惬意的呢。

“我知道，你俩不在乎被学校开除，或许汤姆也一样，”斯卡里特说，“邦德是怎么想的呢？他还真有点像个埋头读书的人。你俩已经硬是把他从弗吉尼亚大学、亚拉巴马大学和南卡来罗那大学拽了出来，这次又轮到佐治亚大学。这样下去，他永远也别想完成学业了。”

“咳，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还可以去费依特威尔，在帕梅里法官的办公室学法律嘛！”布林特漫不经心地回答道，“况且，还有比这更要紧的事儿呢。感谢上帝，这个学期结束以前，我们总算是赶回家了。”

“此话怎讲？”

“战争呗，傻瓜！说不定哪天就要打仗了，难道你认为，战乱之中我们还会傻乎乎地呆在学校里吗？”

“其实你们也知道，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战争，”斯卡里特有点厌烦地说。“仅仅是人们说说罢了。阿什利·威尔克斯和他的爸爸上星期还对我爸说，咱们的专员要在华盛顿与林肯先生就南部邦联问题达成一项友好协议了。

再说，那些北佬对我们也怕得要死，他们根本就不敢跟我们打仗。因此，仗是打不起来的。我真腻味再听到战争的事儿了。”

“不会打仗？”仿佛受到了欺蒙一样，兄弟俩愤怒地喊叫起来。

“啊，哈！亲爱的，仗嘛，当然会打起来的，”斯图尔特马上变了语调，“北佬也许害怕我们。但是，自从前天博勒加德将军用大炮把他们轰出萨木特尔要塞以后，他们就不得不打了，否则就得承认自己是胆小鬼，要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了。至于南部邦联……”

斯卡里特厌烦地噘起了小嘴：

“你们要是再敢提‘战争’的话茬儿，我立刻就摔门回屋，再也不搭理你们了。从小至今，还没有一个词儿像‘战争’这样使我厌烦透顶呢。当然，还有‘脱离联邦’。我老爸从早上、中午直到晚上，总是唠叨战争的事儿。还有登门拜访他的那些男人们，张口闭口全都是什么萨木特尔要塞呀，州的权利呀，亚伯·林肯呀，烦得我忍不住要歇斯底里大喊大叫了！小伙子们整天嚷嚷的都是这些废话和他们那支老掉牙的义勇军的事。今年春天所有聚会都搞得冷冷清清，连一点乐趣都没有。幸亏佐治亚州是在去年圣诞节以后才退出联邦的，不然的话，连去年的圣诞舞会也要砸锅了。再说一遍，你们要是再敢谈‘战争’，我立刻就回屋去。”

她说的都是真心话。因为她不能忍受自己长时间不是谈话的主角。但是，说完这话，很快又露出迷人的笑容，还故意使自己的酒窝陷得更深些，扑闪着长长的眼睫毛，像蝴蝶扇动着美丽的翅膀一样。这时，她那娇憨妩媚的神态，把那两个小伙子看得神旌荡漾，心都醉了。正如她想象的那样，他们忙不迭地向她赔礼道歉，说不应该惹她烦恼，并且不失时机地向她表白，虽然她对谈论战争缺乏兴趣，但他们仍然为她着想。的确如此，他们甚至想得更多。打仗，本来就是男人的事，干嘛要把女人也牵扯进来呢？这么一想，反倒把她对战争的厌烦看作是她更有女人味道的证据了。

把他俩调遣得岔开战争的话题，她又重新回到自己感兴趣的话茬儿上来：“你们这次又被学校开除，你妈是怎么说的呢？”

听了她的话，兄弟俩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三个月前被弗吉尼亚大学勒令回家时母亲的举动，脸上顿时愁云一片。

“唉，”斯图尔特懊丧地说，“今天一大早，趁她还没有起床，汤姆和我俩就悄悄地溜了出来。他去了冯泰恩家。我俩就溜达到这儿来了。她还来

不及和我们说什么呢。”

“昨天晚上你们刚从学校回到家里的时候，难道你妈也没说什么吗？”

“哦，我们也真够走运。就在我们即将到家的那阵儿，恰好我妈上个月从肯塔基新买回来的一匹种马被接回到庄园。庄园的里里外外被那匹马折腾得一塌糊涂。那是一匹种马，也是一头凶猛的野兽。斯卡里特，你一定要告诉你爸，到我家去看看它。在接它回来的路上，它就把一路上照顾它的马夫踢得遍体鳞伤。在琼斯博罗火车站上，又踩坏了我妈派去接站的两个黑奴。以后，就在我们刚要到家的时候，又踢翻了马棚，还把我妈的那匹老种马，‘草莓’，给整了个半死。我们到家的时候，我妈正在马棚外面，抓着一大袋子糖喂它呢，想让它平静下来，而且我妈也做得很成功。那时，黑奴们正在修理马棚，个个吓得眼球突出，胆战心惊。可是我妈却像与乡亲们聊天一样，一边和它亲切地谈着什么，一边喂它吃手里的糖。说真的，普天之下恐怕再也找不到像我妈那样对马亲善的人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她突然看见了我们，于是就立刻暴跳如雷，咆哮着对我们说：‘天哪！你们四个天打雷劈的该死的家伙，怎么又滚回家了？你们简直比‘埃及瘟神’还要可恶！’话音未落，那种马又喷着响鼻，前蹄腾空，撒起野来。我妈赶快又对我们说，‘滚出去！难道你们没看见我亲爱的大宝贝儿又紧张起来了吗？等到明天早晨，我再来收拾你们这几个该死的东西。’于是，我们就躲过了一场灾难，乘机溜回屋子睡觉了。今天一早，趁她没看见，我们就溜了出来，只留下邦德一个人在家里跟她软磨硬泡。”

“你们认为她会揍邦德一顿吗？”

斯卡里特像县里其他人一样，也看不惯瘦小的塔里顿太太那种“恃弱凌强”地对待已经长得身强力壮的儿子们的做法。那就是，一遇机会，就在他们的背上留下刺眼的鞭痕。

彼阿特丽丝·塔里顿太太是位十分繁忙的妇人。她的手里，不仅掌握着一个规模庞大的棉花种植场，管理着一百多个奴隶，还要拉扯八个孩子，料理一个全州规模最大的种马场。她脾气暴躁，很容易被经常发生口角的四个儿子惹火。但是，她却从来不允许任何人鞭挞奴隶和马匹。此刻，她是感到了那匹种马伸出舌头在手上的轻柔的舔动，才暂时饶过了儿子们。

“当然，她是不会揍邦德的。她从来就没有狠狠地揍过邦德。一来，他是长子；二来，是个‘矮脚虎’。”斯图尔特说到这里时，颇为自己六英尺二

英寸的高大身材感到骄傲，又说道，“这也正是我们让他留在家里向妈妈说明事情原委的原因。全能的上帝啊！你保佑我妈不要再舔护着我们了。我俩已经十九岁，汤姆也二十一岁了，可她还总把我们当作六岁的小孩子。”

“明天你妈会骑着那匹种马去威尔克斯家参加烧烤大宴吗？”

“她倒是那么想来着。可是，我爸说那匹马太危险。姑娘们也不愿意让她骑着马去。她们宁愿她有个太太的派头，坐着四轮马车去。”

“真希望明天千万不要下雨。已经一个星期了，几乎天天下雨。没有把烧烤大宴变成室内宴会更令人扫兴的事儿了。”

“咳，明天准是个晴天，并且还会像六月天一样地热呢，”斯图尔特说，“看看那夕阳吧，我还从来没见过比这更红的夕阳呢。人们总是可以通过夕阳来预测明天的天气的。”

他们一起向外望去。目光越过杰拉尔德·奥哈拉家广阔无垠的新近耕过的棉田，射向远处红色的地平线。圆圆的太阳，宛如一团表面汹涌翻腾着烈焰的红色火球，镶嵌在弗林特河对岸山峦后面的天空中。随着夕阳的缓缓西沉，那初春四月的温热也就逐渐衰退成淡淡的、芬芳的凉爽了。

那一年，在和煦的春风和频频降落的阵雨的催动下，春天早早地降临了。在那满山遍野的桃树林里，突然间泛开了柔嫩粉红的桃花儿。无数山茱萸树上，也缀满了一簇簇娇艳欲滴的白色花团。它们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更显得艳丽。在轻柔的清风吹拂下，不停摇曳着，把近处深色的海岸和远处起伏的山峦装点得五彩缤纷、春意盎然。已是春耕将完的时节，血红的夕阳余晖斜映在红色的佐治亚山谷，把新耕过的红色田垄映衬得色彩斑斓。那湿漉漉的田垄里，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泥土芳香，仿佛是在饥渴般的热望中，期待着拥抱那即将撒下的种籽。田垄沙质的垄背上，泛着桃红色，而垄沟两侧的不同部位，分别呈现出朱红、猩红和褐红色。庄园里的砖舍，用石灰水刷成白色。远远望去，宛若悬浮在红色海洋中的一座孤岛。而这海洋的洋面上，盘旋涌动着无数弦月状弯曲的红色巨浪。那巨浪仿佛在瞬间突然被削去了桃红色的浪尖，那失去浪尖的巨浪，好像被骤然降临的巨大打击惊呆了一般，静静地停顿在红色的洋面上。因为，这里的土地既不像佐治亚州中部平坦的黄色谷地，也不像黑土地上草木丛生的海滨庄园。这里，佐治亚州的北部地区，没有长而平直的田垄。人们为了防止土壤被冲刷到河床里，就把一个个起伏不平的山麓小丘犁成千千万万道弦月

般蜿蜒曲折的田垄。

这里是一片荒蛮的红色土地。阴雨过后，土壤就被浸成血红色。晴天，土壤干燥得很快，一有风吹，便扬起满天红色粉尘。也正因为如此，这里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棉田。那些白色的房舍，令人赏心悦目。那新耕过的红色田地，宁静而温和。还有那黄色的河流逶迤而缓慢地流淌着。还是在这里，耀眼夺目的灿烂阳光，和彤云浓重的晦暗阴沉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对比。庄园的空地和绵延万顷的棉田朝着太阳友善地微笑着，显得静谧而悠然自得。紧靠棉田的边缘，矗立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即使在炎热的中午，里面也是一片幽暗和阴冷，既显得神秘，又有点凶险。松涛阵阵，仿佛以一种故作柔和的声音唱道：“小心吧，小心！我们曾经见过你。我们要把你抓回来！”

一阵得得的不紧不慢的蹄声和丁当丁当的挽具铁环和铁链撞击声，夹杂着黑人们放肆的刺耳笑声，由远而近，传入门廊里三个年轻人的耳中。那是在田里干活的黑人赶着骡子收工回来了。接着，从屋子里传来斯卡里特母亲艾伦·奥哈拉太太柔和的声音。她在呼唤那个拿着钥匙筐的黑人小女仆。一个幼稚尖细的童音回答道：“来了，太太。”接着，一阵脚步声，从房屋后门，经过通道，一直响到熏肉房。那里是艾伦太太给长工们分发配给食品的地方。紧接着，又传来瓷器与银质餐具轻轻磕碰的丁当声。看来，塔罗庄园的波克在为晚餐布置餐具了。

这些声音，无疑是在提醒那孪生兄弟俩，该是他们打道回府的时候了。但是，他俩实在不愿意回去面对母亲的怒容。于是，厚着脸皮，继续磨蹭着。甚至心存侥幸地期待着斯卡里特会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听我说，斯卡里特，关于明天的事儿，”布林特终于找到了可以拖延时间的新话题，“只因为我们离家在外，才不知道明天的烧烤大宴和舞会的消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明天就不想跳舞。你还没有答应和别的什么人跳舞吧？”

“哦，当然答应了。我怎么能知道你们会在这个时候回家呢？我可不愿意为了傻等你们，去冒找不到舞伴的危险，去扮演那种‘墙上插花’的旁观者角色。”

“你会是‘墙上插花’！？ ”小伙子们哄然大笑起来。

“听我说，亲爱的。你得和我跳第一曲华尔兹，和斯图跳最后一场。你

还得与我们共进晚餐。我们还会像上次那样，休息时就坐在平台上，听靳茜妈妈给我们算命。”

“我才不喜欢她给我们算什么命呢。你们知道，她曾预言，我将来会嫁给一个头发黑黝黝的，嘴唇上还留着长长的黑胡子的男人。纯粹是胡说八道。我压根儿就不喜欢黑头发的男人。”

“照你这么说，你是喜欢红头发的男人喽，是吗？亲爱的，”布林特咧开嘴巴笑着说，“那么，来吧！答应跟我们跳所有的华尔兹，并共进晚餐吧。”

“你要是答应的话，我们就告诉你一个秘密。”斯图尔特说。

“什么秘密？”斯卡里特孩子般天真地叫了起来。

“你说的是昨天我们在亚特兰大听到的那档子事儿吗，斯图？如果是的话，我们可是已经答应过人家，暂时保密的。这你也知道呀。”

“好了，好了。就是皮蒂小姐告诉我们的那件事儿。”

“谁？小姐？”

“你也知道，阿什利·威尔克斯的表兄就住在亚特兰大。告诉我们这事儿的，就是皮蒂潘特·汉米尔顿小姐。她是查尔斯和梅莱妮·汉米尔顿的姑妈。”

“我听说过她，一个稀里糊涂的老太婆。但我从未见过她。”

“那好。昨天在亚特兰大，就在我们等回家的火车时，她的四轮马车碰巧路过车站，看见了我们，她就停下车和我们聊了起来。她告诉我们，明天晚上在威尔克斯家的舞会上，将要宣布一桩婚事。”

“嗨！原来是这事儿呀！我早就知道了。”斯卡里特不禁失望地说道，“不就是宣布她那个傻里傻气的侄儿查尔斯·汉米尔顿和霍妮·威尔克斯订婚的那档子事儿吗？几年前人们早就知道了，他俩订婚只不过是迟早的事儿了，尽管查尔斯对此似乎还有点儿不冷不热。”

“你真认为他傻里傻气？”布林特问道，“去年的圣诞舞会上，你可是让他围着你直转呢！”

“那是迫不得已呀。他要那样，我也没有办法嘛。”斯卡里特耸耸肩，不屑一顾地说，“我还以为他是个十足的胆小鬼呢。”

“可是，将要宣布的却不是他的婚事，而是阿什利和查尔斯的妹妹梅莱妮小姐的婚事。”

一声迅雷轰然爆响了！斯卡里特的脸色虽然没变，但她的嘴唇却骤然泛

白了——就像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突然打来的一记重拳给打懵了，又好像受到突然而巨大的打击，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惊得目瞪口呆了。虽然她直勾勾地盯着斯图尔特，但脸色却变了。而从来就不动脑筋分析问题的斯图尔特以为，那只不过是太出乎意料，而又颇感兴趣的反应罢了。

“皮蒂小姐还告诉我们，因为梅莱妮小姐身体欠佳，原打算明年宣布婚事，但是，由于人们到处都在谈论战争，他们两家人都认为晚办不如早办，于是决定在明天晚宴上宣布婚事。好了，斯卡里特，既然我们已经把秘密告诉你了，你可得答应明天与我们共进晚餐呀。”

“好，我答应。”

“还有，在舞会上，你得跟我们跳所有的华尔兹。”

“所有的。”

“你真够意思。我敢打赌，这么一来，其他小伙子们一定会气得暴跳如雷了。”

“那才好呢。我俩联手，足能对付他们。听我说，斯卡里特，明天早晨，在烧烤大宴上你就得和我们坐在一起。”斯图尔特得寸进尺地请求说。

“什么？”

斯图尔特重复了他的请求。

“当然。”

兄弟俩虽然欣喜若狂，但却满腹狐疑，面面相觑。他们自作多情地认为自己才是她中意的追求者，但却从未如此轻易地就得到过这种有明确保证的赏赐。以往，她总是让他们再三恳求，而她却敷衍他们，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模棱两可，决不给一个肯定的回答。每当他们生闷气时，她却开心地微笑；他们恼怒时，她却冷若冰霜。但是，此时此刻，她竟然如此爽快地答应了他们所有的请求——在烧烤大宴上让他们坐在她身旁，跳所有的华尔兹（其实他们早已知道明天的舞会上只跳华尔兹）。还有，大宴的间隙也跟他们在一起。倘若真能如此，虽说被大学开除了，但那未尝不就是一桩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美事？

他俩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恋恋不舍地继续赖在那儿不走。时而谈论烧烤大宴和舞会，时而又谈论阿什利·威尔克斯和梅莱妮·汉米尔顿，还不时打断对方的谈话以取笑他人逗乐。当然也不会忘记暗示斯卡里特最好能请他俩吃晚饭。这样又过了一会儿，他们才恍然觉察到斯卡里特已经

沉闷不语了。于是，气氛就突然发生了某种变化，究竟为什么，他俩也弄不明白。这时，夕阳的余晖已经收敛殆尽。他们发现，斯卡里特虽然还能正确地回答问题，但已是心不在焉了。他们感到必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又不能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兄弟俩又坚持了一会儿，才不得不勉强站起身来，看了看自己的表。

夕阳已经落到新近耕过的棉田远处的地平线下。河对岸的高大树木在朦胧中呈现出隐隐约约的轮廓。烟囱上筑巢的燕子，疾掠过庭院的上空，而一群群鸡、鸭和火鸡却趾高气扬地大摇大摆地走着，从田地里返回它们的家园。

斯图尔特大声叫道：“詹姆士！”听见喊声，一个年龄与他俩相仿的高个小伙子从屋子那边气喘吁吁地向拴马的地方跑去。詹姆士是他俩的贴身男仆。如同那些狗一样，与他俩鞍马相随。他曾经是他们童年时的玩耍伙伴。后来作为九岁的生日礼物，被赠送给他们。此刻，詹姆士看见那些猎犬也从红色的尘土中爬了起来，站在那里等待主人。兄弟俩鞠躬，握手，并且告诉斯卡里特，他俩明天一早就在威尔克斯家恭候她的光临。然后就走出门廊，快步走到拴马处，翻身上马。詹姆士随后也跟着跃上马背。他们一行三人，从人行道飞马疾驰到两旁栽满雪松的车马大道上，然后又回过身来，挥舞着帽子再次大声向斯卡里特道别。

驰过尘土飞扬的大道转弯处，在塔罗庄园望不到的一片山茱萸树前，布林特勒住马缰。斯图尔特也跟着停下马来。黑小伙子也赶快勒马，停在他俩身后。马儿觉得紧勒的缰绳松弛下来了，便伸长脖子，低下头，悠闲地吃起地上的嫩草来。而那些耐心的猎犬也趁机卧在了柔软的红色沙土地上，露出羡慕的神色。仰望着暮色渐浓的天空中飞舞盘旋的燕子，布林特那宽阔率直的脸上，布满了迷惑不解和略带愤怒的神色。

“听我说，难道你不认为她应该请我们留下来吃晚饭吗？”

“我想理应如此。并且一直就等着她这么做，但她却没有，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也说不清。在我看来，她的确应该那样做。毕竟这是我们这次回家后的第一天呀，何况她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我们了。再说，我们还有那么多事情想跟她说呢。”

“我觉得她刚见到我们的时候还显得很高兴。”

“我也这么认为。”

“后来，大约半小时前，她就寡言少语了，就好像得了头疼病。”

“我也觉察到了，只是没有多想。你认为有什么事情惹她烦恼了吗？”

“我也说不清楚。难道是我们说过的什么事情惹得她生气了？”

两人沉默下来，各自想了一会儿。

“我什么都想不出来了。另外，斯卡里特发怒时，一定会闹得尽人皆知，她可不像别的姑娘那样能够克制自己。”

“是啊，这也正是我喜欢她的地方。她要是生气时，绝不会铁青着脸，四处走动，自己默默忍受，而是一定会当面把她的怒气统统发泄出来才算了事。也许是我们说过、或者做过的一些事情使她缄默不语，看起来像是生了气似的。不过我敢断言，当我们去看她，暗示她请我们吃晚饭时，她还显得挺高兴呢。”

“估计不会是因为我们被开除的事吧？”

“咳，别犯傻了！我们每次告诉她被学校开除的事时，她都感到开心而发笑。何况，她对读书学习也不比我们认真多少呀。”

布林特在马鞍上转过身来，朝黑人仆人喊道：

“詹姆士！”

“是，先生。”

“你听见我们对斯卡里特小姐说的那些话了吗？”

“没有呀，布林特先生。您怎么想到我会偷听你们白人的谈话呢？”

“偷听，上帝呀！你们这些黑鬼知道发生的每一件事。你分明是在撒谎。我亲眼看见，你先是贼头贼脑地侧着身子挨近门廊的角儿，然后就披着披肩缩在墙边那簇茉莉花下面。喂，还是说了吧。依你看，我们说过的什么事情惹得斯卡里特小姐生气，或者伤害了她的感情？”

詹姆士只好放弃装作什么也没听见的打算，皱起黑色的眉头吞吞吐吐地嗫嚅道：

“那么……先生，我没留意你们说过的什么事儿惹火了。依我看，她见到你们时的确很高兴，看起来也挺想念你们。她一直兴高采烈，像只快乐的鸟儿，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可是，自打你们谈到阿什利先生和梅莱妮小姐将要结婚的事儿以后，她就像小鸟看到了飞过的老鹰——没声了。”

兄弟俩互相望了望，点点头，但还是不大明白。

“詹姆士说得对。但我还是猜不透究竟为什么，”斯图尔特说道，“对

她来说，阿什利只不过是一般朋友而已，并不意味着别的什么呀。真正使她倾心的不是他而是我们呀。”

布林特点头表示同意。

“你再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因为阿什利还没有告诉她明天晚上就要宣布他的婚事，而她总算是他的一个老朋友，他竟没有先于别人把这事儿告诉她，所以她就生阿什利的气了？姑娘们都很在意自己是不是第一个知道这种事情的。”

“有可能。不过，纵然是阿什利没有预先告诉她明天的事儿，那又能怎么样呢？也可以这样设想，他是想先保守秘密，然后突然宣布，以便引起轰动。何况男人们都有权对自己的婚姻保持沉默，难道他就不可以吗？要不是梅莱妮小姐的姑妈告诉我们，我们也照样蒙在鼓里呢。就连斯卡里特自己也一定知道，阿什利和梅莱妮小姐结婚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事儿也有好几年了。威尔克斯和汉米尔顿两家总是表亲联姻，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儿。阿什利和梅莱妮是这样，霍妮·威尔克斯和梅莱妮小姐的哥哥，总有一天也会结婚的。”

“好了，说得有理，我放弃我的意见。我一直遗憾她没有请我们吃晚饭。我敢对天发誓，我实在不想回家听妈妈的责骂。被学校开除又不是第一次了。”

“也许邦德现在就已经使她平静下来了。你也知道那个小机灵鬼是个多么圆滑的说客。他总有办法让妈妈平静下来的。”

“是啊，他一定能办得到，但得花费时间。他不得不拐弯抹角地跟她兜着圈子作解释，直到妈妈被他说得晕头转向，以至于放弃了她自己原来的意见，然后又反过来劝邦德，省下些口舌去做他的辩护律师吧。但是，现在他还没有机会表演呢。为什么？我敢跟你打赌，直到现在，妈妈依然沉浸在那匹新种马带给她的激动之中，以至于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我们又回到了家里了。直到坐下来吃晚饭，见到邦德之后，她才恍然大悟。于是，晚饭结束之前，她肯定会气愤填膺、怒不可遏。大约在十点以前，邦德才能抓住机会告诉她，在学校的学监用那种蛮横无礼的态度与我谈话之后，我们简直忍无可忍，觉得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还继续呆在那所学校的话，就会使我们塔里顿家的脸面丢尽，威信扫地。这以后，大约在半夜时分，他就添枝加叶，火上浇油，让妈妈满腔怒火转向那个学监。她甚至还会反问